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宋卷之四

盧泉劉績編註

宋今河南開封府歸德州

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微乃圻内國也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誅紂封其子武庚以續殷祀。契本封商在上雒故謂之商後遷亳故京兆杜縣有亳亭湯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爲南亳穀熟縣是也盖有㶏水出陽城東至西華汝陽入于潁水合流古人并謂潁爲㶏故命以殷然遷于相遷于耿遷于朝歌皆謂之殷以陳湯建國之所命也或謂之商以契始封之所命也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於商丘爲宋公以奉湯祀脩其禮物作賓

王家。其地漢梁國睢陽是也。本唐火正閼伯之墟。以其土火。又爲大辰之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鮒一作魴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二十八年卒。子惠公覸立。三十年卒。子哀公立。元年卒。子戴公立。三十四年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卒。子宣公力立。十九年卒。遂大子與夷讓弟和。是爲穆公。穆公七年入春秋。後景公三十六年獲麟。傳六世二百七年。齊魏楚共滅之。

穆公名和宣公弟七年入春秋隱三年卒在位九年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辛酉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癸未葬宋穆公公谷作繆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孔父名嘉正考父之子爲宋司馬殤公與夷也宣公子穆公之姪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皮冰反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

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若已讓與夷是能賢而彰先君讓國之德矣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也故當務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並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其受命為諸侯能以義讓人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商頌玄鳥篇宜義也言殷受命為君皆以義所以能荷百祿其是之謂乎

○公羊曰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時謂諸侯五月而葬日謂書支干渴喻急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慢怠緩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隱痛也傷其有故不得以時葬過時而

不日謂之不能葬也固無他故不能以禮葬親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勃爲左師官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言不逐汝其意欲我反國吾立乎此攝

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此論甚正

殤公名與夷宣公子穆公姪隱四年即位桓二年弒在位十年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癸亥隱五年○邾人。儀父鄭人。莊伐宋。邾主兵故序鄭上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四年宋助衛伐鄭圍東門見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難去聲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名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圍者環其城邑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一時三月也戰不逐奔誅不塡服塡音田來服者不復攻壓之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苞包事也謂係累俘囚強其從如以物包裹而去也毆謂逐使歸己也二者皆股削取於人故曰侵若斬壞則損傷絕人故曰伐舊註不通此侵伐義與傳異

甲子 隱 六年

○冬宋人取長葛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秋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秋取冬乃告也

乙丑 隱 七年

○秋公伐邾公與宋而六年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

伐邾欲以求宋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討五年伐宋之郛

丙寅隱八年○辛亥宿男卒宿國乃風姓伏羲之後在東平無鹽縣隱元年與魯宋大夫盟同盟宜赴以名而不赴故不書名胡氏曰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也

丁卯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僖公作郱

宋公不王不供王職鄭伯為王左卿士鄭莊公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宋地明年為魯取者在琅邪縣東南謀伐宋也

戊辰 隱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好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曹邑癸丑盟于鄧曹地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師期逆命故不書公子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宋地杜云會不書不告廟也六月無戊申戊申乃五月二十三日日誤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書公見齊鄭後期書敗宋未陳也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郜邑名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防邑名高平昌邑縣西有防城是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

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庭不脩貢職于王廟也）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去聲鄭伯以會侯爵尊主其事故以地勞其功體謂體勢規模也）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秋宋人衛人（宣）入鄭宋人蔡人（桓）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取者敗其兵而卷俘其衆也傳例覆而敗之曰取是也戴公谷作載郕公作盛）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與國開封封立縣有戴城或云舊考城縣是爲宋城改名數城地理志梁國留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留戴聲相近杜云在陳留外黃縣東南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蔡師在戴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已巳隱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命謂被伐之辭令也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

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桓辛未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字也孔子六世祖名嘉胡氏曰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三月公會齊侯僖陳侯桓鄭伯莊于稷以成宋亂。成遂其事也特書其事所以貶也

宋華父督戴公孫考父說之子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目迎其來目送其往曰美而豔美而治曰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君子者蹈言其可君上位子下民美德之稱也惡謂弑孔父也會于稷宋地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隱四年圍鄭東門一也取其禾二也五年取邾田三也邾宋入其郛四也伐鄭圍長葛五也九年鄭伯以王命伐宋六也十年公敗宋師于菅七也宋衛入鄭八也宋人蔡人衛人伐戴九也鄭伯入宋十也十一年大敗宋師十一也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國所造之鼎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穀梁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

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扞禦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以字代謚時尚未賜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何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今按累音類事相緣及也言本欲弑君而緣坐累弑孔父故書及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

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

莊公 名馮穆公子殤公從弟桓三年即位莊二年卒在位十八年謚法兵甲亟作曰莊

己丑 莊二年 ○乙酉宋公馮卒

閔公 名捷莊公子莊三年即位十二年弒在位十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庚寅 莊三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

丁酉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宿不欲遷而宋遷之其惡自見

○穀梁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戊戌莊十一年○秋宋大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悖勃然興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滅也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禮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謂罪己名禮謂稱孤庶謂庶幾於興也既而聞之曰。公

子御說之辭也。御魚呂反說音悅莊公子閔公弟臧孫達曰。僖伯子文仲父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己亥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黨萬之罪捷公作接

乘丘之役十年宋與齊次郎宋爲公敗見魯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萬宋大夫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歂音遄莊公之戎右歂孫生搏而護萬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病惡也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宋地梁國有蒙城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以手擊曰批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督卯華父

督胡氏曰督弑殤公有罪故削不書立子游宋公子也群公子奔蕭蕭宋邑在沛國蕭縣公子御說奔亳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萬之子猛獲其黨也冬十月蕭叔大心蕭大夫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即御說猛獲奔衛悉南宮萬奔陳宣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陳去宋二百六十里一日至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衛大夫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禦何註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淑善也美好也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婦人言萬乃囚虜爾虜焉故又謂萬汝爲魯虜故譽之魯侯之

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音豆頸也）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側手擊曰撥撥素葛反）碎其首齒著于門闔（闔扇也）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桓公（名禦說閔公弟莊公子莊十三年即位僖九年卒在位三十一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己巳（僖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目夷即子魚桓公族長子）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庚午（僖）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谷作三月御作禦）

傳見齊

襄公 名慈父桓公子僖十年即位二十三年辛在位十四年謚法甲胄有勞曰襄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納于僖十五年 ○冬宋人伐曹 共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見齊

丁丑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書是月嫌同日也宋人以為災告諸侯故書鷁谷作鵅過平聲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隕石自空隕結而隕其數五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鷁水鳥也為氣逆驅而倒逆飛 周內史叔興

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是歲季友公孫茲卒）明年齊有亂。（明年齊桓卒齊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宋將霸而不能終其任此三事皆以他事占之非隕石鷁飛兆故下文言之）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庚辰傳）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共）邾人盟于曹南。（曹之南鄙公作宋人）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蓋鄫不及曹南盟過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秋。宋人圍曹。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人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

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此水旁有妖神東夷社祀之宋襄圖伯使邾子執鄫子爲犧牲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牛馬羊犬豕雞若祭其神不敢用本物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齊桓公立魯僖公城邢夷儀城衛楚丘存三亡國以爲合諸侯義士尚以桓有爲而爲朴貫與誠[illegible]猶曰薄德況存人以求霸者尚不可況殺人以求霸者乎故自以得死爲幸也○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宋襄以威趣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崇侯虎也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言不增其兵但因壘而崇自服其教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詩大雅思齊篇刑儀法也寡妻寡小君也御迎也同詩言德能化人

○穀梁曰。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音二釁也擊其鼻血以釁祭社器

辛巳僖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濟成也蓋言當從人欲而不當從己欲也

壬午僖二十一年

○宋人齊人孝楚人成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宋主盟故序齊楚上稱人者貶其求夷狄以主盟也後稱公者見夷狄執中國之尊諸侯也楚書人則既非君故始書子四夷雖大皆曰子抑之也陳蔡鄭許曹書爵者見其皆諸侯不能衛中國拒夷狄而反從之故皆序於楚下公羊謂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盂公作霍谷作雩○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捷者軍所得也諸侯從楚伐宋而會不與故來獻捷以脅魯不言宋捷者穀梁謂不與楚捷於宋也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即陽郡拱州考城漢薄縣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宋地鄭氏曰鄭地）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就會執之）冬會于薄以釋之（即盂會之諸侯）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楚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襄公圖伯以誠信不逆詐故諱不言宋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目夷遭難設權主國以救君故諱不言圍

○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耳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曰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言楚夷狄不與其獨釋諸侯故不書楚

癸未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文許男僖滕子伐鄭文○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楚子稱人惡夷狄之敗中國也書及以敗宋主是戰也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怒鄭如楚朝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大司馬以別子魚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赦謂止其天之棄絕也弗聽冬十一月

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既盡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列陣法行列也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或曰凡卿大夫適子正體爲門子即門官杜云守門者師行在君左右疏謂周禮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重再也敵彼傷者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敵人班白二色者不忍擒之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爲軍興師也隘險也因人在險隘而迫阻之隘於貢反應未既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鼓以鼓進故謂進戰爲鼓不成列謂既濟而未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

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勍強也贊助也雖阻隘鼓未成列猶恐不勝通上二節言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胡耇元老之稱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故曰耇此言不禽二毛之非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明國之恥以教戰在殺敵故傷當重此言不重傷之非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愛二者則君不須戰三軍以利用也軍以爲軍之軍利猶便也因便即用之金鼓以聲氣也聲宣也金聲之聲言以金鼓宣倡士卒之勇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言當軍其未既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聲盛致志謂金鼓聲宣盛則士卒勇氣必盛儳謂儳岩未成戰列此言當鼓未成列

○穀梁曰日事遇朔曰朔釋書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耻也釋書宋公辞宋師衆詐楚人卑且兵寡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齊桓死伐齊立孝公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荅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

曰以報其恥哉。言古者出師若非以與本國則必伐他國無道不爲報恥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君要而擊之其勝可必非僥倖也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也當作言者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

勢也。譏其不知時勢信而不適故為楚敗

○公羊曰。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禮以定國安民宋衆已窮矣黷武而

公羊以不鼓不成列爲禮非也

甲申僖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音民谷作閔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漢志山陽郡東緡縣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公不會故不書葬公作慈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不會故孝公伐之事見齊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十八年宋伐齊喪今齊因其敗而伐之

成公名王臣襄公子僖二十四年即位文七年卒在位十七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乙酉僖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成還入於鄭文

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鄭大夫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周祀宗廟賜胙於宋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丙戌僖二十五年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公女嫁宋大夫蕩氏其子又娶於魯伯姬爲其子逆稱婦緣姑言之之辭也婦人越竟逆婦公不使大夫主婚而自主之皆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不書名無罪且言衆也

丁酉文三年

○雨螽于宋自上而墮其多有似於雨也來告故書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穀梁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屋之茅茨猶盡嘉谷可知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羊丑夫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谷作壬臣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桓公孫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矔音貫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以武廢司空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督孫戴族御魚呂反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藟蔓延生庇蔭也故君子以爲比況

國君乎此諺所謂庇馬而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以量木脩登曰斧以伐木)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莊公孫)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昭公(名杵臼成公少子成公卒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立昭公文八年即位十六年弒在位九年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壬寅文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周襄王之女兄昭公適祖母)昭公不禮

馬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公子蕩之孫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卿違從大夫位魯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且爲請宋復其位及來奔司城官屬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十年甲辰文○冬狄侵宋楚子穆蔡侯莊次于厥貉厥公作屈貉音麥春秋先中國後夷狄序蔡於楚下深罪之也

陳侯共鄭伯穆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華元父曰楚欲弱我也先爲

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藪名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爲右盂盂田獵陳名鄭伯爲左盂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期思楚邑即弋陽期思縣復遂其邑尹也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皆楚大夫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抶音叱撻也僕御也或謂子舟曰即無畏字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烝民篇吐出也茹納也言仲山甫不畏彊而侮弱也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大雅民勞篇詭隨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者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不縱容詭隨所以謹爲惡無極之人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乙巳文十一年○公子遂如宋。（曾始聘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戊申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子哀字也）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哀為守封遷官還仕宋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書字以貴其不居亂邦潔身以將道也）

己酉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不稱使專行無君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華督曾孫）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司馬主兵之官兵政莫急於馬故以名官其位貴矣魯人見其特為以來）

貴之故特書宋司馬如司城效節貴之而書司城是也書華孫見其爲華督之孫如仲孫季孫類其不討賊使繼寧兵權罪自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稱言己罪人子孫不敢辱魯君宴請受命於亞旅上大夫與己宴無故揚祖惡是不敏言魯人明非公論也

庚戌文卜六年〇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公作處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即文公昭公庶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膳之致滋味者珍異言非常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咨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襄成鮑乃成子公

子鮑美而豔。美好也豔精彩動人也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一本作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御事子督曾孫代公子城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卬鱗矔爲司徒。矔音貫桓公孫蕩意諸爲司城。公孫壽子子蕩之孫公子朝爲司寇。桓公弟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也棄官則族無所庇。言已所以不能不爲司城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

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公子鮑等）至於君祖母（宋襄夫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謂內不能得上下之心。諸侯必以己為無道而不納）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逃亡）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甸郊甸之師也）蕩意諸死之。（意諸知國人將弒君而不能正。知昭公將見弒而不能正。故不書其死）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人者一國人之所欲殺。故不稱臣。例凡弒稱君。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弟）

文公名鮑成公子弒兄昭自立文十七年即位成二年辛在位二十二年謚法學勤好問曰文慧惠愛民曰文

辛亥文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昭公雖以無道見弑文公猶宜以弑君見討不能討罪失其卿職故書人○晉侯蒐于黃父黃父晉地一名黑壤父音甫遂復合諸侯于扈十五年晉侯合魯衛成宋昭蔡莊陳靈鄭穆許昭曹文于扈謀伐齊見齊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特齊伐魯西鄙明不序諸侯非以公故書曰諸侯無功也不能

平宋亂討賊

壬子文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同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戴族華樂莊族公孫師桓族向魚鱗蕩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即華耦之舘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使公孫師為司城字仲江莊公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杜云呂戴公曾孫今按當為玄孫以靖國人

甲寅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師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書敗績又書獲華元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元年晉宋伐鄭見御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馘軍法不服則殺而取其左耳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一本無為字戎昭果毅軍制照明于上以聽之之謂禮果敢決毅剛能立也聽從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之也反其道必受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去聲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殄盡也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詩小雅角弓篇今詩作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斟爲御怨元不辭職而殘亡也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爲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即羊斟卑賤得先歸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合註猶答也按合會合也於義亦通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杜云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睅戶板反大目也杜云出目也皤其腹皤大腹也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思音顋于思多鬚貌若讀本字則來叶黎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華元使云牛則有皮犀

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合也，雖棄甲何害。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雖有皮無丹漆亦不能成甲也，豈可棄之哉。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夫謂役人。

乙卯宣三年 ○宋師圍曹。文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甲子宣十二年 ○冬十有二月，楚子滅蕭。宋附庸國。杜云十二月無戊寅，戊寅是十一月九日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即屈巫字子靈為申邑尹）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還音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註以麥麴山芎藭為禦濕之物欲使逃泥水以免無社不解其意故曰無以河魚腹疾為濕疾無社方知故欲入井使拯已義不甚通今按麥麴教之逃於水

無社言無水可逃山鞠窮教之逃於山無社言無山可藏河魚腹疾謂魚從內潰爛公羊云梁魚爛而亡即此義也謂蕭潰奈何無社言已藏於井且以茅絰爲識汝見茅絰哭之則已矣此皆隱語不敢正言皆音剿廢井也

晉人（景）宋人衛人（穆）曹人（文）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

衛人（成）救陳楚敗晉于邲又滅蕭故諸侯懼而同盟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

晉原穀即先穀先軫後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宋爲盟故伐陳時楚縣陳後封之爲服楚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乙丑宣十三年○夏楚子莊伐宋。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謂伐陳討賊救蕭恤病

丙寅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莊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項曰無假道于宋申舟即文之無畏文十年抶宋僕者假道謂過宋假道之禮也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爲楚大夫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聵也各舉耳目爲文也晉使不害我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舟之子以子託王而行亦必死也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以宋如楚邊鄙邑故不假道鄙

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衣袖也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在門闕旁至此即著屨杜云窒音経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名以上皆言其速秋九月楚子圍宋

丁卯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景晉侯欲救之伯宗曰晉大夫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汙濁穢言水山藪藏疾藪林藪疾惡物也瑾瑜匿瑕瑾瑜皆美玉名瑕玉之病也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

自然之理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車有樓櫓可望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即就也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載乘也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君制命之義無使臣二信信無二命故臣承命之信無奉君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我既受晉命君又命我是不知臣信無二命君制命之義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隕墜也又可賂

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許楚則得不死以成晉君命祿福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考成也卽成命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申犀毋畏之子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古者兵出於農故曰反耕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杜云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元蓋用此術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已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皮誠反疲也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拑馬而秣之拑其口使不食示馬尚有食使肥者應客揮其肥者使應客示人尚有食是何子之情也情實也華元曰

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君子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

後歸爾築舍止此示無去意雖宋知有七日糧猶取之而後去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壬申成二年○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以瘞壙禦濕益車馬益車馬而埋之始用殉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阿棟也四角設棟是為四注椁王葬禮棺有翰檜翰棺旁飾檜棺上飾亦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宋二卿臣治煩去惑者也

煩多猶俊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謂不得為臣

癸酉成三年○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葬緩

共公名固文公子成三年即位十五年卒在位十三年諡法敬事供上曰共

甲戌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共公即位

乙亥成五年○仲孫蔑如宋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

而歸圍龜文公子宣十五年代華元質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

謀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惡其為亂
丙子成六年○衛定孫良夫帥師侵宋○公孫嬰齊如晉
景○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嬰齊叔於子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說音悅
渾音魂以其辭會也五年晉景會諸侯盟蟲牢鄭服也欲復會宋辭以子靈難見鄭
師于鍼衛地郊衛人不保衛人信晉故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
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
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卑○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即嬰齊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戊寅成八年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 ○衛人來媵。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即伯姬宣公女成公妹為宋共公夫人從夫諡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壽即公子蕩之子宋卿 禮也。○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云必以同姓者參骨肉之親所以息陰訟按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伯姬賢聞於遠故來媵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巳巳成九年

○二月。伯姬婦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二月。伯姬歸于宋。諸侯親迎常事故不書逆者○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廟見則成婦矣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伯姬賢魯重之故使卿致然實非禮也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取蹶父爲女韓姞擇國而嫁之莫如韓樂因喜其有此今居爲韓姞燕譽以比魯得宋也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毋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之勞苦婦人夫死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得巳意

晉人來媵。禮也。亦媵伯姬

庚辰成十年○齊人來媵。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伯姬賢聞於諸侯故

諸國來媵三國來媵。非禮也。古者諸侯一娶歸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來媵亦娣姪從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三國故為非禮曷為皆以録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註侈大也朝廷侈於姊上婦人侈於姊下伯姬以賢為三國爭媵故大其能容納幣致女來媵皆以為録伯姬也

乙酉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

爲右師。御事子華督曾孫魚石爲左師。目夷子魚孫公孫友子桓曾孫蕩澤爲司馬。蕩意諸子公孫壽孫公子蕩曾孫桓玄孫華喜爲司徒。督玄孫戴六世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司寇。向戌族桓後鱗朱爲少司寇。鱗矔孫按世本當爲曾孫桓族向帶爲大宰。向戌族桓後魚府爲少宰。公孫友子目夷孫桓曾孫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即元喜司城莊族也。即公孫師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桓族盛，故不敢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恐國人懲桓氏，逐華元，滅其族。）右師討，猶有戌在。（即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即蕩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本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將出奔，故先出舍於此。）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速疾，心不專此也。）若不我納，今將馳

矢登立而望之則馳。（元馳朱）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澨水涯也）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左爲司馬。（戴公五世孫）樂裔爲司寇。（戴族）以靖國人。

平公（名成共公子成十六年即位昭十五年卒在位四十四年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丙戌（成十六年）○鄭（成）公子喜帥師侵宋。（鄭至是叛晉附楚爲楚加兵于宋故書侵）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汋鵲酌二音宋地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于夫渠。（宋地）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宋地近夫渠）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戊子成十八年○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也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朝郟宋邑名楚子辛楚大夫鄭皇辰鄭大夫侵城郜宋邑取幽丘宋邑同伐彭城宋邑吳晉來道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大夫于此[illegible]以害宋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凡大夫出奔若本國逆之以繼人後曰入謂原無位者若有位者逆而復其本位曰復歸若諸侯以師納之利於本國曰歸若季子來歸之類納以害本國曰復入宋人患之

西鉏吾曰（音沮宋大夫）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
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言若
楚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德於我我當感其恩事
之不敢攜貳然大國貪人尊大事之如邊鄙尤憾
恨此吾之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
患也（若不惡此五人用之於楚使佐政以間鄙之隙而伐之亦吾之患也）今將崇諸
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崇尊也謂封之也披分也夷庚吳晉
往來之要道言今楚不惡不用封崇諸侯之叛人
分與彭城地以絕吳晉之往來然披宋地以逞其
叛臣宋必攜貳塞夷庚以毒諸侯吳楚
必懼而謀之宋之功多矣豈足爲憂哉）且事晉何
爲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宋司馬）華喜（宋司徒）圍彭

城老佐卒焉。

○冬楚人鄭人侵宋。黨叛臣故賊而攜人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厲宋公衛侯獻邾子宣齊靈崔杼同盟于虛朾。朾他丁反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即韓厥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宋地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荀罃乞師在十七年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宋地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時成公卒

己丑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悼欒黶宋華元衛獻甯殖曹成人莒黎比人邾宣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楚已取封魚石追書也舊史無宋字夫子追書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志記也言為宋討其臣竊邑之罪且不成石借夷狄之力覬君邑為已有故改舊史示宋書法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晉城河東郡垣縣東南有壺丘亭齊人不會彭城晉

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齊靈公大子

○公羊曰。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柰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柰何。以入是爲罪也。若本族罪見及出奔無罪今入彭城與君相距然後有罪 恐亂 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庚寅襄二年 ○鄭成師伐宋。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書師見其衆也

甲午襄六年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華椒孫爲司馬與樂轡樂喜子爲蕩少相狎狎親狎長相優優戲

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杜云以弓加其項若械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罕即樂喜〕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幾日言不久也我從言亦將出奔也〕

襄 丁酉 九年春宋災〔災公作火〕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喜即子罕〕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為里宰〕火所未至徹小屋〔徹折去也〕塗大屋〔塗泥濕也〕陳畚挶〔畚音本簣籠盛土器挶九録及土舉也〕具綆缶〔綆汲索缶汲器〕備

水器。盆罌屬盛水者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塗泥也巡丈城。巡行也丈度也繕守備。繕治也恐因災作亂表火道。表火所向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臣華元子爲司徒五縣爲隧使隧官納郊野保守民救火顯云郊内比閭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酇鄙縣遂然則正徒郊内之民也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閱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具也司[illegible]之事也官各具其司守皆救而不代攝兼理則事不亂向戌討左亦如之。戍桓曾孫爲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遄爲司寇刑器刑書也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顯云皇鄖皇父充石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掾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武守武備之守也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杜云鉏吾大宰也府守六官之典令

按官府之守即儆宮是也司宮即周禮宮正掌王宮戒令糾禁者巷宮內道伯長也皆以寺人爲之也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四卿正宋國四境之卿大夫也享祀也疏云卿爲一軍宋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卿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祝大祝宗大宗城積陰之氣故祀四面城以禳火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盤庚弟小乙乃宋微子八世祖用馬祀盤庚皆非禮晉侯問於士弱曰弱士貞子之子即上莊子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火正掌火之官長也心大火東方蒼龍星也爲豫州宋地咮音晝鶉火南方柳星也爲咮地食謂封火正於分野之地也出納火謂季春大火見在東辰位鶉火見在南未位令民出火季秋大火伏在西戌位鶉火伏在北丑位令民納火二火俱有出納下因宋故止言大火韓註誤

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陶唐堯有天下之號閼伯帝嚳高辛氏之子爲唐火正商丘即漢州宋地大火分野故封閼伯於此祀大火而紀出火納火之時也相土前嚳子契之孫也契封爲商侯故相土亦主大火祀也閱觀也杜云數也釁禍敗之兆也言宋乃商之後主大火今春大火出乃災可見火出附火之也是以往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亂則事變無常故不可前知）

（癸卯襄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

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以請免於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里有里宰治其政令故寘於此以免其盜使治王者治之賣此玉富然後使越鄉歸復其所也

乙巳襄十七年○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閱華元之子御事孫華臣弱皋比之室臣閱弟皋比閱子弱侵易之也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鈹劒如刀向戍爲宋左師食采於合故曰合左師盧門宋城門戍所居地也蓋臣所使之賊殺吳於此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

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 幽閉畀與也閉吳之妻以索其王也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 華臣時為宋卿 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 不順不循道也蓋掩其罪不問也 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策馬撾也戒惡華臣學其謀之失故為短策且過華臣門必騁惡之甚不欲其見也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瘈音制狂狗也國人本為逐狗如華氏臣以素有罪不知逐狗懼以為逐己故奔陳也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周十一月乃今九月正收斂時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

皙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一作臯門皇國父白而居近此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抶音叱擊也]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區區小也詛謂興役也祝謂獲心也民有詛祝則在位不和致亂也]

[甲寅襄二十六年]〇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才何反谷作座]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平公母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

公入夕。平公夕見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異也。謂顔色非常也。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佐即元公。貌惡心善。太子痤美而很。貌美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痤與楚客相知。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言太子不惡爾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共同供。言已不敢以怨故事太子有貳心。且有外臣。無內臣。臣內師也。故請往供內。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欿音坎。伊戾詐掘地作坎用牲。加盟書爲太子與客謀亂之狀。

驗

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召佐請於公赦己）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多言亂人意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同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也）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

拜稽首受之傳言宋公嬖寵妾左師莊內援故大子無罪而死

乙卯襄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時會諸侯欲弭兵見楚曰。請免死之邑、免死謂請罪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請賞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以兵威欲畏而上下惠順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若弭兵是無兵威則驕恣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金木水火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是去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

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蔽欺也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向戌之書字而棄之於地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官名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鄭風羔裘篇司主也喜即子罕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恤憂也收受也今周頌維天篇作假以溢我

戊午襄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上公谷無宋字○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寡居三十四年其年蓋六十矣

或叫于宋大廟一本無大字曰譆譆出出杜云譆譆熱也出出戒伯

鄭鄭注周禮作譆譆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亳社殷社疏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皆火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音茂女師也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伯姬待不至不下堂故爲火及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叔弓魯卿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柰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

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註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又云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晉（平）人齊（景）人宋人衛（襄）人鄭（簡）人曹（武）人莒（犂比）

人、邾悼人、滕人、薛人、杞文人、小邾穆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戌雖非歸財失信亦與是會不足列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宫佗、佗北宫結子鄭罕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寵謂族也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篇言文王信故其神升降皆隨上帝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又舉逸詩淑善也止容止

也載成也書曰其人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

書魯大夫諱之也不書叔孫豹

乙丑昭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宋大夫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代比爲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爲合比從實其事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本丈夫不應爲此今爲之故知必亡檀弓云夫夫是也之夫杜

云戝大夫非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何有猶何得也言汝自喪宗室汝於他人何所得他人亦於汝何所得盡言親自親疎自疎不當自害其親而他人決不相爲也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詩大雅板篇也言宗子屏扞如城無使壞之而獨自乃爲畏也

已巳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太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位喪位也熾炭故使生溫地比葬又有寵

庚辰午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公作正月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元公 名佐平公子昭十一年即位二十五年卒在位十五年謚法能思辯衆曰元主義行德曰元

辛未昭十二年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 華椒孫 通嗣君也 元公新即位 享之爲賦蓼蕭 小雅篇名 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首章有燕笑語兮懷思也 寵光之不宣 二章有爲龍爲光宣揚也 令德之不知 三章有令德壽豈 同福之不受 四章有萬福攸同 將何以在 在位也 居

已卯昭二十年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 華氏戴族華定 華椒孫 華亥 華合比弟 與向寧 向戌子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謀先為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誘使來問疾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六子皆元公黨拘向勝向行於其廩二子亦元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欒即宋景公辰乃欒同母弟也地乃辰之兄皆元公子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大子郳申小邾穆公子

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元公黨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 敗子城。城之衆爲華氏敗 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上食音嗣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爲太司馬華氏族 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攻華氏求去憂恐殺質子是益長其憂也 去長皆上聲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恥辱也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卽華無慼向羅華啓 戊辰。華向奔陳。華亥向寧華定也 華登奔吳。登費遂之

子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歸大子爲有功使少司寇牼以歸。牼華亥庶兄使以公質子歸公曰。子之齒長矣。齒年也長上聲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言年長不能他國事人爲臣送三公子歸爲質可以免死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行出奔也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汝也所所居位

庚辰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南里繫之宋見叛臣逼君已甚分國而居也公作畔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

亟言之。（亡人華亥等亟數也）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謂登奔吳）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謂貙再奔）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君若愛司馬則亡去國以避難然死不能逃若可逃則在外亦不爲遠言雖亡亦不能免華氏難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田獵也孟諸藪名）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酬酬酒幣也）司馬亦如之。（賜費遂亦同貙）張匄尤之。（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即貙訊問）

也以劍承宜僚而問其故也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辭其父出奔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皆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亥向寧等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也南里宋城內里名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舊城也桑林宋門名華氏居城內南里宋城以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烏音汙齊大夫助宋戍守廚人濮曰。廚宋邑濮其大

（夫名也）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已先則掩不備而奪敵心也後則擊其怠而待氣竭）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若吳師入南里已安定則師多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東南有鴻口亭）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雂古禽反員音云）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藉借也）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徽幟也）公自揚門見之（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也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詐言得華登首以恐華氏安宋衆遂敗華氏於新里。華氏所取一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僂力主反宋公臣居新里既助公戰敗華氏復歸新里與華氏同居也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他口反華氏族居公里助華氏戰敗公亦復歸公里與公同居傳言右之爲軍不瞽小忿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前奔晉故以其師至救宋曹翰明曹大夫一作胡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宋地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皆華氏黨願爲二陳名子祿御公子城子祿即向宜戍之子莊堇

爲右。一本作注董父干犨御呂封人華豹。豹華氏族爲呂邑封疆之官故云一本無華字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城將傅矢於弓豹彎弓射之矢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城之父尚庶幾也豹射出其間。矢出子城子祿問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狎更也城言若不與我更迭射則汝爲鄙夫故豹抽矢讓其射也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爲豹報擊城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匄匍匐擊城折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犨豹車御請一矢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死則俱死乃軍法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殪。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晉作亂死在襄二十二年貙曰：子無我迋。迋杜云恐也今按誑也不幸而後亡。不幸然後亡幸則事未可知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犯楚大宰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辛巳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

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華向公族故稱父兄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亢蔽也獎勸也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知困知不得出也恥無功以不能出華氏爲恥也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以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

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費遂 邊卬爲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 樂祁爲司城。樂祁犂子罕之孫 仲幾爲左師。仲江孫代向寧 樂大心爲右師。代華亥 樂輓爲大司寇。輓音晚子罕孫 以靖國人。終二十年梓愼望氣言宋亂三年後所見曾

甲申昭二十五年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卒於封內故特出地以表其納公之實也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元公父 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指華向 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

籍幹者。編蒲田及辨者附館中叅林以藉尸者幹獻骨也請攝及先君。欲自

跌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

敢知。晩宴晩近宴樂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

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

棘。

○公羊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

地。此何以地。憂內也。見為會出而卒也

乙酉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景公名欒史記名頭曼元公子昭二十六年即位哀二十七年卒在位四十八年謚法耆意大慮曰景

丁酉定六年○秋晉定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執非其罪故書行人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樂祁即司城子梁子罕孫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宰家臣也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晉故多門恐有禍難故請祁立後雖身死不亡其祀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見其子溷於君立之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楯干楯也以楊木爲之陳寅曰

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已亥定八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即范獻子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即樂祁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恐宋叛故止祁爲質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

大行山在晉東南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

庚子定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樂祁族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向戌曾孫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之族父也詳文義是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宮西宮出謂使之出別居也蓋以其擊鐘故杜云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非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

桐門右師。

辛丑 定十年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地公作池暨字下有宋字暨與也不得已之辭書弟罪宋公寵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書暨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二子見脅於辰無大臣之節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景公庶弟公子辰之兄蘧富獵其嬖寵蘧其居反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閉門不欲魋出奔也母弟辰曰。辰宋景公同母弟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卑甿亦有頓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

子公子地出奔陳 地從辰言奔陳以禮景公 公弗止辰爲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 迋音誑欺也 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佗仲幾子公孫卿曾

孫石彄褚師段子

壬寅 定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 陽 入于蕭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 蕭宋邑 秋樂大心從之 大心九年被逐今從辰 大爲宋

患寵向魋故也

乙巳定十四年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丙午定十五年 ○鄭聲罕達帥師伐宋齊侯景衛侯靈次于渠蒢罕公作軒渠蒢作蘧蒢

鄭罕達子賸之子也敗宋師于老丘老丘宋地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居之地齊侯衛侯次于渠挐謀救宋也渠挐即渠蒢宋

辛亥哀五年 ○夏齊侯伐宋景公與宋無釁汪氏謂伐之蓋欲圖伯

戊午哀十二年 ○宋向巢帥師伐鄭巢去聲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嵒五咸及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

族自蕭奔鄭鄭辰等鄭人爲之城邑戈錫城三邑間田以處平元族九月宋向巢成曾孫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戈十二月鄭罕達救邑戈丙申圍宋師。

己未哀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師取宋師於邑。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即罕達得桓魋者有賞魋向成曾孫出自桓公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邑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間之也

庚申哀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續經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

之。（夫人景公母也）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魋也薄公邑欲因易邑享公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鞍七邑。（乃以七邑增益魋安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而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即司馬子仲）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今將禍余。請即救。（即救請就野而救己難也）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迹人主迹禽獸之人也地至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疑遠非也介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

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馬。（常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言難誅魋負其言禍及子）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瑞發兵之符節也）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言從子仲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魋弟）（聞變告魋頎音祁）司馬欲入。（魋欲入攻公）子車止之。（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

大夫以入焉不能巢不能克魋入恐公怒禍及已欲得宋大夫爲質然後還國定不與之亦入于曹取質巢不得宋質遂黨魋入曹劫取曹人子弟爲質叛已也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巢奔魯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魋弟致其邑與守邑之信珪而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

焉而適吳。牛不欲與魋同仕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阬音坑又岡魯郭門外人也葬諸丘輿。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

辛酉哀十五年○鄭伯伐宋。

癸亥哀十七年宋皇瑗之子麇。麇音君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劖般邑以與之。劖音攙麇之兄劖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時在下邑不與桓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於子仲。子仲即皇野瑗族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杞女姒姓子仲妻也立其子非我為嫡子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

師則老矣。謂瑗老不能爲亂 不識麇也。麇則不可知 公執之。皇

瑗奔晉。召之。召令還宋

甲子哀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爲右師。緩皇瑗從子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十世孫必有一誤

己巳哀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景公母小邾女曹姓婦人以姓繫夫以弔景公故繫其子季平子之妻母季桓子之外祖母也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

送葬。康子桓子之子冉有季氏家臣 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

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言康子有職助祭故勿遽 是以不得助執

紼。紼引柩索助葬所執 使求從輿人。使求從衆人役 曰。以肥之得備

彌甥也。彌遠也母之昆弟爲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景公乃康子父之舅氏故康子稱彌甥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杜云稱舉也繁步干反馬飾繁纓也宰宰夫或曰稱去聲謂宋褒卑之旌繁不知魯馬能稱否也

壬申哀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周即子高元公孫也得即昭公啓乃其弟也世家云昭公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賊殺大子而自立其說昭公得立之由與此不合畜於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野子非我從昆弟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為司城，茷樂溷之子樂祁孫樂朱鉏為大司寇，樂輓之子也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樂靈皇為六卿皆降心聽政相從使大尹達於

君大尹近官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詐令六卿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樂茷左師曰靈不緩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勢重無德爲基必敗仆冬十月公遊於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下下國也畫謀計也六子至以甲刼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宮中小寢外也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殯景公於大廟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景公無疾死死又不發喪是景公無他故死由大尹之獄）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北首死象宋東門曰盧門寢在東門外失國象也首去聲）已爲鳥而集于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已身化爲鳥集於啓上咮鳥冢也桐門宋北門也冢南尾北人君南面之象也）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止六子）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宋地）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大祝名也）皇非我因子潞（卬樂茂）門尹得（卽樂得）左師（卽靈不緩）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

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樂出自戴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無別註惡其號令與君無別今按猶言無他心謂止從戴皇不可再從大尹也戴氏皇氏欲伐公伐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伐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春秋左傳類解宋卷之四終